

康橋如故

認識康橋，是因為志摩的一首《再別康橋》，因而在我心中，康橋便如志摩心中的徽因一樣，秀麗娟美，清雅嫵靜，像是黑夜中獨自盛放的裊裊幽曇，寂靜無瑕，那麼美麗而又神秘，又像是春日梔子，蓬勃芳香，清新明豔。曾經我與她有著七小時的距離，我以為康橋如夢，遙遠不可觸及，卻不曾想像，有一天我也能踏上這片讓人心底柔軟的土地，穿行在歷史與現實的間隙中，去感受那定格在歲月長河中不可流轉的康橋之美。

“獨處”是與內心對話，與自然對話的最好方式。你想要瞭解一個地方，尤其這般有靈氣的康橋，為何不趁著清晨人煙稀少，獨自踏上旅程？我最愛的便是在空無一人的石磚小路上，清空思緒，只是走著。無聲的腳步，濺起歷史的塵埃，看著那磚與磚之間無規則的紋路，我總會想起澳門的石頭路，同樣那麼滄桑。我不禁想知道，有誰曾像我一樣踏過這石磚，他的腳印是否仍留在石磚上，抑或是已經湮滅在時間的磨蝕中。人生匆匆，我們都希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記，旅遊時，有人愛拍照留念，有人愛牆上刻畫，可這曬出來的照片，這牆上刻的字跡，能夠經受多少歲月的洗禮？大雨沖刷，風沙侵蝕，照片會褪色，字跡被撫平，唯一不變的是記憶，對歷史的懷緬，對先人的尊重。我似乎看到，拜倫埋頭人文歷史，醉心詩歌創作，與天光雲影共徘徊；牛頓苦苦思索，探討自然中的數學原理，終得源頭活水來。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刷新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，沃森和克裡克在老鷹酒吧宣佈 DNA 的雙螺旋結構，奠定了現代生物科學的知識基礎。我知道，他們也曾在這片石磚路上匆匆走過，儘管現在已尋不到一絲蹤跡，但是他們人生的痕跡永遠留在了康橋的記憶中，不需照片為證，不需刻字留念，每一個後來的人都能用步伐去丈量他們生命的寬度，在步履間感受他們為知識、人文、科

學奮鬥的信念，這完全詩意的信仰。“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，而我已飛過。”

漫無目的地走著，總會不自覺在那康河河畔駐足。志摩評價：“康河，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。”她流經了 King's, Clare, Trinity, St.John's 等最蜚聲的學院，波光里浮蕩著智慧的光芒，卻像是最不諳世事的素衣少女，脫盡塵埃氣的清澈，直直看進人們內心深處，一切真善美假醜惡都無所遁形，你只能乖乖地伏倒在她身前，獻上最坦誠的自白，然後接受聖水的洗禮。“撐一支長篙，向青草更青處慢溯；滿載一船星輝，在星輝斑斕裏放歌”，你在岸上看那撐船的少年，撿起像是沒重量的長篙，往水裡自由地一點，那滿載遊客的小船便順著水流滑了出去。多麼自由歡快，多麼輕盈敏捷。你站在橋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人在船上看你，處處都是詩意與哲理交織的夢。年年歲歲，時間流淌，康河仍如過去一般穿梭在校園內，沉澱著學子們奮發靈動的夢。

我與康橋這一別，卻不知多少年後才能重逢。“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”，這句於我可能合適，於康橋絕不適用。無論時光流轉，歲月變遷，康橋靜靜矗立在大陸彼岸，任人們輕輕地來，悄悄地去，她仍白衣翩跹，柔波中蕩漾著知識的力量，滋養著科學與人文的生長。我已踏上歸途，離別的笙簫悠悠，卻只有沉默。沉默告訴我：康橋如故。